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堯

校讀

序 詩集下

潘無隱集序

鍾惺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  
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  
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  
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  
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

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于古人不己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

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以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卽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

于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  
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  
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  
海之上聞海汨沒山林宵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  
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  
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  
久之烈侯適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  
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  
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  
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  
盡其才而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  
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友  
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而見之哉若無隱者  
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  
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先夫子曰鍾惺字伯敬楚之竟陵人萬曆庚戌進  
士仕至提學道其文好爲清轉以糾結見長而無  
經術本領求新求異反墮時文蹊徑

胡致果詩序

錢謙益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嘆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皐羽之慟西臺、

玉泉之悲、箕國水雲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  
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  
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  
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烟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  
存、其事猶在、殘篇齧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  
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余自刼灰之後、不  
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  
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愁乎憂乎、使人爲之  
歛歔、煩醒、屏營、徬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

按蔡女之拍也、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  
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  
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  
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  
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  
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克、其志發、皇乎忠  
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  
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  
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淡

衷博聞其爲詩翦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溪造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

曾房仲詩序

錢謙益

泰和曾棠芾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械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邁興寄婉愜雲霞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間矚目鉢心招擢胃腎憂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

而竊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  
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  
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  
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仝馬異之流盤  
空排冑橫從譎詭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  
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  
身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  
元之能者亦繇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飾其衣  
冠效其嚔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

朝之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韓  
瞽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訾獻吉者始出然詩道之儆  
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所以自誤  
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曰必如是乃爲  
杜也今之訾訾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  
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執  
擿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  
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  
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



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况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蕃之文綉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做、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謗、學杜者進而求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以爲何如也、

空同之學杜不得謂之生吞活剝滄溟之古樂府其生吞活剝

者乎

。劉司空詩集序

錢謙益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為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警抹掇以為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墮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逃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為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與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為人世又使世之覽

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技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惴慄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鄭道圭詩序

何喬遠

今世稱詩者云唐詩唐詩云爾予恨不宋又烏唐也  
天地古今景色法象布濩流行何所可窮千百世上  
千百世下心思神智何所不極有宋諸公業挺然以  
文章自命其有不竭一生心力思維結撰出前人所  
未嘗有而徒襲其影響跡象以相師者耶且夫既唐  
矣胡不漢魏也既漢魏矣胡不三百也且夫一唐矣  
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獨宇宙之間不容有一宋也宋  
亦一代之人凡前輩今日所以不喜宋詩者目皆未

嘗見宋如瞽人隨人而言日月耳予讀文與可秦少游陳無已戴式之諸公詩莫不鏤心刻意有物外之思予讀唐人全詩上自渾灑下及鄙俚一凡人情物態可以敷衍風雅者無所不點染而世人亦未之盡見其所見者楊士弘之正音高廷禮之品彙而已宋人好唐詩莫如嚴滄浪予取滄浪集讀之如肥酒大饈可供一嚼而不可飽劇飲彼皆爲唐詩所限而高廷禮列韓昌黎于正變亦殊失之夫昌黎古詩奇字奇句學三百篇而爲之者也宋諸公長句之法皆祖昌黎而王荆公蘓長公尤甚諸公各自得意各不自言而音響臭味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予友鄭道圭予喜其文詞於羈鼎之日而今讀其詩有唐之氣有宋之骨有先輩大方之度予喜其有合于予心也夫予也少而稱詩最篤老則廢而返求之學問而名爲知詩則予不敢辭也予也與道圭無爲唐詩無爲宋詩爲一代明詩不亦可乎

吳可觀詩草序

何喬遠

詩有三宗。三百篇尚矣。則有漢魏之渾奧。六朝之綺藻。唐人之流麗。又有五派。則有曹子建之俊瀏。沈謝諸人之婉美。陶元亮之質逸。李太白之飄翩。杜子美之鉅壯。於今之世。又有五方。則關洛并冀之人。疎以勁。巴蜀之人。肥以直。吳越之人。清以佻。楚之人。倔以蕩。江閩之人。質以方。五嶺之人。暢以稱。於今又有三好。則有李獻吉之軒朗。李于鱗之峭潔。王元美之嫺富。然而學于鱗者多矣。蘇子瞻之詩。出于陶白。黃魯

直之詩出於杜世之人謂宋而不好焉甚哉耳食也  
夫于鱗則善矣而學于鱗者乃至叫號豪舉以爲別  
出聲調而吾求之古人而不合唐人譏以聲折爲雄  
壯勢奔爲清逸况夫聲折勢奔而且未必有也觀可  
吳先生夙起嶺南爲之領袖於詩尤工而好之其初  
計偕則有石龍軒草最後客徐州者久之又復上計  
則有寓徐草旣教閩永復有永署草已令興安左遷  
吾庠而著作日益富先生之詩不求諸遠而自不見  
近不待離而自無不合出諸胷中之武庫而實若在  
豆登几席之間嶺之先輩故有孫仲衍梁公實黎惟  
敬歐楨伯諸公而先生之詩與相伯仲蓋天與之以  
方而先生又得於源流者遠矣今世以求合于鱗之  
軌爲奇而先生反是予知先生之詩不古人不已也  
升降之間可以觀學故予爲先生論而欲與先生共  
勗之如此

李大生吏部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今人皆狎詩而敢爲之，狎詩者以爲其道高之，僅連騷賦之情，卑之已牽花酒之氣，而敢爲之者，以爲其景可驟邀，而靈亦易名也。如此天下之視聲律之學，猶俳弄然，猶且竄名于經而曰詩，豈不悖哉！天下皆竄詩，則不可以不正詩；天下皆正詩，則有不可得正者。夫竄之與正甚難明也，竄詩皆以其聰明，正詩皆以其法。以法正詩，天下之聰明皆能畔法，以吾謀之，欲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也。以聰明正法，是



大夫夙退無使  
君勞是真德也

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  
言聰明如是爲詩亦安往不得三百篇乎且夫三百  
篇者情才之大聚也世人以爲三百篇自有其光大  
和平而以世人所務爲纖豔詭險者三百篇則皆有  
之故以爲其豔莫如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矣以爲  
其纖莫如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矣以爲其險莫如  
曰游環脇驅陰勒沃續矣以爲其詭莫如曰帝謂文  
王予懷明德矣然以三百篇之爲此而皆以爲法世  
人之爲此而皆以爲聰明世人之爲此者要必有法

而皆以咎其聰明三百之爲此者要極聰明而皆不  
敢以議其法此其道不可與世人言吾友李大生則  
固知之也大生之爲詩有其十五風之華煥二雅之  
宏茂三頌之肅穆而又有其島寒郊瘦白仙賀鬼其  
爲十五風二雅三頌者人不得而及其爲瘦寒仙鬼  
者卽亦島郊白賀所不能爲是故以大生正詩必不  
沒法以大生之法正詩必不廢聰明此其道卽大生  
不能爲世人言吾固知之也大生之詩豪舉繇其早  
第曠目遐心繇其官大行輔軒四收潛靜致靈繇其

入爲吏部聲氣通徹其折至幽仄錄其不容於時操  
深慮遠以爲之文心顧以大生居官嚴鯁倔強天下  
想其人以爲鐵石乃其在田蕭散夷曠天下讀其詩  
慕其風流大生畢竟聰明耳天下之大昧在於僂僂  
以壽其富貴哀博以莊其貧賤長樂誠癡頑平生不  
喫茶識畫亦豈非鈍漢乎

### 食研堂集序

徐世溥

詩之道經緯萬端情體不一以爲難乎古匹夫匹婦  
其言能媿于雅頌以爲易乎後世士大夫有白首腐  
心幾一語之傳而不得者矣豈氣運有厚薄人才有  
盛衰抑世殊體異故難易不等與孔子謂深于詩者  
溫柔敦厚而不愚書稱詩言志國風之好色小雅之  
怨誹皆志也聖人于作詩者至可以許其好色許其  
怨誹矣而于學詩者獨不許其愚則豈非以悲喜憂  
樂人各自有而無事乎他襲以爲溫柔敦厚也哉自

黃初建安有時代之異曹劉陶謝有諸家之別于是  
人師所好倣倣聲辭尺趨寸步以求必肖夫意調發  
于性情取材存乎所遇江文通雜體三十首世恒歎  
其各似夫惟田居故似陶惟從軍故似李都尉耳假  
令擬陳思以詠懷。數步兵以公讌。卽文通無乃亦將  
難之。故夫襲辭體者多以他人之景物爲景物。步聲  
意者并以他人性情之曲折爲性情。方且栩栩然自  
謂幾似。不知其得彼亡我。政孔子之所謂愚也。求其  
似人者以爲傳耳。卽工且肖。于言志之義。何居。同郡

有學董華亭書者稍得形似。衆頗譽之。吾友曾堯臣  
獨謂其無力。或指其用筆之合法者以告堯臣曰。是  
所用皆玄宰之力。非某力也。若堯臣者始可與言詩  
矣。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近得江州丁爰大  
氣體玄秀。姿韻冷然。讀其近體如入寒巖。蔭幽芳而  
飲甘冽之泉。其傳無疑也。或以爲大似譚友夏。友夏  
豈不善哉。然爰大自有爰大之性情。殆非有所受之  
而然。雖與譚並驅可也。念研堂集出請更質之。當世  
知詩者

漑園詩集序

徐世溥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興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彝翠斂無復

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爲之乎曰時  
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顧  
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  
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  
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望而知者古今大矣  
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爲合否以桎梏夫人  
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  
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  
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

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  
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爲  
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  
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子惟  
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  
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  
則番禺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  
變大縱不竭蓮鬚閣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邛  
劉長倩棗堂僧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

溯其所詣人華齋棗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  
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空固窮憂而不傷其爲人  
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鹽藥婚嫁  
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聒不厭名滿天下  
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  
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爲詩人耳世有若  
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二復澆園集至田居園居諸  
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  
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著  
子名曰某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曰某同譔其相與  
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澆園之詩矣

蓮鬢閣集序

徐世溥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一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之、爲詩七卷、賦二十篇、總名之曰蓮鬢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兼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克切、束置不觀、往往爲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

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  
劍客翺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  
久矣當神祖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  
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  
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  
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  
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  
可與古作者同儗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  
李佻于袁徐繼于鍾譚是固未可與古並論者至如  
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  
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  
宣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  
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伎諸餘無可考其文  
學則固無孝武世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綜核名實  
遠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  
之屬足以副勵精者卽伎巧工匠亦無復顧陸方程  
之儔蓮鬚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更幾  
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先夫子曰世溥字巨源豫章人其賦艷麗文則小品私記崇禎間江右一輩知名士如艾東鄉羅文止陳大士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上業連鑣共爲古文巨源其亦瑋瑋者也

議論甚好特標榜黎子太過不脫江湖習氣

### 陳孟長集句詩序

黎遂球

吾友有陳孟長者隱君子也居崖門崑崙諸山水間歲一來仙城恒使童子拾溝塗中零斷瓦礫歸因其方圓磨礪湊合爲盆盎瓶盃諸器巧妙絕倫雖古定

哥諸窰不能及一時巨公豪貴爭寶之顧孟長殊自珍惜不肯輕以贈人以贈人必歛識其人姓氏使不得轉相贈苟非其意所深好雖載錢求之或巧伺其困乏皆掉頭不爲顧以故孟長得全其神不罷於應人而其製益精孟長尤深湛好書工吟詠妙于集古

其視唐人句正如零斷瓦礫出其意匠輒得佳製而孟長所與酬和亦復如其款識姓氏不輕贈人此孟長所爲雙絕也人不能得孟長之器者宜得之其詩不能知孟長之詩者宜觀其製器之妙嗟乎予以爲雖治天下之道亦猶是矣以之用人則龔瞽跛均無棄枉之材以之用物則釘頭木屑皆足以備緩急又轉然才如孟長而使其貧賤以老固吾所深歎也諸巨公豪貴多思與孟長遊而得其絕伎以爲快者吾請以此說告焉於是書爲孟長集句詩序

宋牧仲詩序

侯方域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

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繇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稜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從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亾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滅，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鋼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殆

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証於其間，庶足以釋余之慙，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

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先夫子曰：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得歐陽之波瀾，感慨惜不多讀書，未能充其所至。

官子詩引

杜詔先

天下言詩之家，固人人殊哉。清新博麗之異途，獨翔準古之異術。力索自然之異尚，予以爲皆是也。惜乎，皆後半截語耳。其說在治玉矣。今有良玉於此，或欲琢以爲釵，或欲鏤以爲環，或欲剖以爲玦，或欲礪以爲珥。又或欲仍以爲璞，然而所以可貴者，必其質先是玉也。玉則無不可也，不然而石焉。卽琢之鏤之剖之礪之，仍之均無當也。今世所言清新博麗，獨翔準古力索自然諸目，則琢之鏤之剖之礪之，仍之之說。

也。而皆不先問其是玉與否。是故各操一石而坐於  
五達之衢。講求時樣。摹倣古歛。矜詡獨見。蓋不啻目  
力既竭。彼此相譏。而不知其究與瓦礫同棄而已。何  
也。彼質非玉也。多端何益哉。吾友官凝之爲詩不然。  
匠心細意。亦有時粗枝大葉。渾渾噩噩。亦有時巧極  
工錯。而要其可貴者。則以其璠璵結紱之質。時隱隱  
見於筆墨之先。篇章之外。乃所謂玉焉耳。諸餘非凝  
之所屑也。嗟乎。今天下戎馬生郊。中原喪氣。嘗中夜  
拊枕。念吾高帝之豐功大烈。欲竊比唐柳宗元謝臯  
羽。排比其櫛風沐雨。以至於制禮作樂之蹟。爲國雅  
若干篇。以備采擇。而才分不高。見聞孤陋。未克就緒。  
雖然。此大事也。郊壇琮璧。非玉曷以。將與官子交勉  
之。

李木夫詩序

官撫辰

人不得其閒以游、無之而可得其閒以游、無之而不可、每讀熟書、遇熟事、貿貿然莫得趣味、有一日焉、忽以爲非常所見、非常所思、熟者翻然生、故者煥然新、是果彼有時、忽能生以新耶、抑吾忽有所謂閒焉者、出焉而後覺其生以新也、當其未閒也、滿腔子都是學問、知見故事、新情填塞於中、不容有髮、所主如是、所遇不得、不如是因與之相沾、相滯、兩不相脫、則所遇者有其熟、而不能有其生矣、故以著見於事蹟詩

文亦復求得新而仍得故。甚且求之急而并失其故。大抵皆然。吾友李木夫少年裘馬，脫落不羈，榆枋小趣，兩拜爲令，不家於官。仙遊有異政，卽兼攝數邑，亦無所事事。慶雲有城守功，功不求叙，量移少府於淮。余過焉，見淮署中復本何事，吾見其手一書教子，時取黑白棋著數枰已耳。於未官時興致不少損，已乃出詩如干屬序。木夫故非有意爲之，以之求名於世者也。何其選意命詞，都與近日名人不相類。與蓋直如映水芙蓉，鮮新自得，能令剪綵者望而失之。有意無意之辨若此，又何也。有則不得閒，無則其閒乃露閒之爲言閒也。如物之有閒空處也，閒之爲言空也。中有空處，則能發生於外。外有空處，則能容中之發生焉耳。故中無窮，外無窮。凡物未有無閒而生者，未有不生而新者，故爲叙。

先夫子書貴希，函官撫辰字凝之。楚人文有奇氣，而學無原本，故不免好爲大言欺人。

亦騷篇序

傅占衡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皆學爲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苟亡作、作必關世變、覽風教、國殤厲鬼章三致志焉、至其飾山川之容、侈閑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粹數百章爲篇、題曰亦騷、予旣讀而悲美之、或以爲君非若平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澗中、飲食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爲然、何爲然、顧其人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



以樂又不可以憂則有以樂憂者憂一也騷何嘗之  
有夫人憂則慄慄則苑苑則嗞嗞則唵唵斯譎譎斯  
舞甚且醉狂激蕩謔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聞其節  
奏者乃或爲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  
惡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外有仲連  
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矣其言曰與富貴而謝於  
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  
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於人也故曰三晉大臣  
鄒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汎汎若水

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共松柏之事則蹈海之言  
驗矣何必汨羅哉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  
傳者蓋二焉非特以屈携賈以魯挈鄒也實以連與  
原提衡而論之原恥一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  
醢也其居時勢不同要以敖邁浮游陸湛齊中極其  
樂之致乃極其憂之致可與原橫千載一心爭日月  
光者微獨連予謂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辯亦騷也  
獨張儀不耳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  
也獨辛垣衍輩不耳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予相期不

敢高庶幾作爲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指卒降  
而爲騷何不遇也然世異變益不可憂憂則無以全  
我於是自放於山顛水涯觴酒賦詩以餽餽餽之  
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懟恨於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  
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騷之又變尤牢落  
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必且傳傳之其人有能  
熟讀子暉文者亦可爲名士矣

自娛草堂詩序

傅占衡

金谿友人胎僊黃子手一卷視予曰吾詩也吾春暉  
乎雲而食乎秋圃日乎曝泉乎濯倚樹而吟歸休乎  
草堂友今之古人者暇則丘游水釣而石奕也或倡  
或和或獨而詩積焉以什數之得若干篇然是放言  
者之言乎僅可以自娛而不足以娛人也故名予曰  
子謙乎倨也吾聞古高士著書凡自娛爾不人娛也  
讀其書亦然置井丹高潔而賞長卿慢世自娛也矧  
詩之靈而人是娛逍遙漆園詠懷步兵劉頌酒德陶

記武陵東臯睡鄉嚴易向莊庶幾乎以自娛謙吾未  
之聞也黃子曰然則請更之何如曰毋若之詩當其  
名矣而何更爲且夫挾拍抱弦引吭蹙唇不敢告勞嘈  
嘈雜雜盈市喧堂而人斲賤之者是娛人歌也詩類  
此者綵其字備其聲其哭不悲賀則諛也倡和則牽  
合課程而形神不親里耳疇目悅其周用而便事是  
娛人詩也今子詩一切反之自娛名固當而又何更  
焉黃曰若子言吾不堪也雖然吾聞九韶奏百獸舞  
二十五弦鳴六馬聽至樂作而上下和不足以娛人  
者詩之至耶予曰非也吾語子自娛之至曰天匝地  
沓風鬼神雲變化霞興沒日月之出入大木百圍爲  
風箏簧水琴于澗鼓于潭雷于瀑玉珮于灘瀨而鐘  
磬于洞泐之空石立而松偃絲蜚而草眠露清蓮香  
谷深菊黃徑絕蘭芳鳥交交而嚶嚶若此類者豈娛  
人乎哉而今古者娛之不已可以悟詩已於是胎仙  
子作而笑曰知我者子也

和陶飲酒詩序

傅占衡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爲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廻旋兩制洵更大郡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詩固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似也酒之腹饒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蘖盡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說語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

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苟同於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惠而無夷，卽有馬隊之續之，而無栗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爲所得，而門生籃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輩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梁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韻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子在陶公，猶爲好事之訛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歷久而更

其法密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於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懼非對證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內，一彭澤爵躍而游，不爲孤，何以引雁門以足三隱之數？吾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慎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游愈上詩序

傅占衡

愈上少而令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  
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略窺其樸而歎諸游才情  
殆不易測也愈上韶姿秀筆穎發韻流其有風人之  
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輟愧也曰是何物是何  
物苟頗合亦○有○止○乎○禮○義○而○無○發○乎○情○怨○誹○而○不  
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概○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  
二雅尚屬安○排○惟○風○直○脫○胷○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  
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余何敢言詩如

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于風使誦之者搖蕩而  
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爲  
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  
實非宗臣而惜往日屈乎屈乎擁重貲而詠貧士陶  
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玉臺香  
奩於三百篇疾合耳且閑情一賦賴以見賢者不可  
測而瞋目妄譏如視乎藪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  
兮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卽風人之妙幾  
乎其絕又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  
知而悔之已晚故願亟爲愈上標一幟庶國風之指  
不墜毋使雅降爲風之迂說蕪沒詩逕也試質諸生  
父子廓冶兄弟間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某小吏學詩序之

尹民興

士苟挾寸長如蟄蟲始振蠢然欲出汝歌詩滿篋十  
載楚遊寡有知者何也某曰固不願人知也詩迫以  
求知則必役我心靈媚人眼孔譬如燈光能耀四遠  
限以垣隙的然一綫耳世人之眼大不及隙而我之  
光日縮於近不至火盡薪滅不止矣彼三百篇一時  
淫女情夫孤臣孽子以自洩其狂惑之情而亦不知  
某句和平某句溫厚使知數百年後有一魯國男子  
刪定其詩以爲千萬世之經恐將瑟瑟雕飾而出亦



不能廣心肆意以自造於不可思議之域矣。余守此志二十年自酣自暢自顛自狂不喜世人譏彈惱亂此心也。予曰大哉汝言推此之心以治世孫武之用兵衛鞅之行法李牧之守邊而子產之治鄭也。詩云乎哉此數子者皆置心於毀譽得喪之外故能堅守其術以及於成。世間小儒不足以謀大事者好名之心重而瞻顧之念多也。夫子穆然而思甯武子之愚愚者不知毀譽得喪如彼數子者也。嗟乎吾安得斯人而與共事天下乎。

敘施造仲將軍詩

曾異撰

夫詩風雅之事也。今世之爲詩而自號正宗專於其業樹藩插籬而私其壇坫者莫如山人之爲詩然而奔走於縉紳之門伺候於棋酒之間當途爲仕宦之媒妁而林下爲士大夫之牙儈此極俗之事也。然登壇而自號正宗者非此則無以衣食其間而其業不利此雅事而爲之惟恐其不俗者也。諸生言詩以飾其訓詁之陋武人拈韻以文其劍槊之粗甚而托鉢之僧倚市之女亦雅附於聲詩以自遠于不韻無文

之俗髡凡妓此又其爲之而惟恐其不雅者也然而  
爲經生者本業不足以致身則遁于詩以售于王公  
大人之門武弁起行間力單援寡亦復依附詞壇不  
但博雅歌之譽亦以廣其交游連其奧援身名俱泰  
金多而取大位乃至吟僧詩妓亦因以仰衣鉢于冠  
蓋來門前之車馬此夫爲之唯恐其不雅究與世之  
登壇而自號正宗者無異猶之乎俗者也異撰者諸  
生而偶爲詩者也然不能爲投贈貴人之詩有之則  
彼唱而我和或選其人而慎與之間有之者所謂未

能免俗而不爲之者亦非能爲不俗蓋自知其技之  
不足動人欲贊以求售而不敢也造仲者武人而爲  
詩者也造仲詩什倍於予操足以動人之技以顯昆  
太史爲之兄又無事借聲援於人然而仗劍行間旅  
進旅退肘後之印不啻元亮五斗不屑以其詩爲致  
身護官之物若造仲者乃爲自遠於俗非若予之倖  
以拙免無所以俗之具雖欲不與俗遠而不可得者  
耳且夫詩能窮人古之爲詩者其窮足以自崇不得  
已而遜之醉鄉而縱酒亦足以自樂吾逢麴車則頭

目眩瞑徒負奇窮無能詩之實而適足以櫻其患造  
仲窮差損於予然於仕宦則亦不可謂之達者也造  
仲讀騷痛飲座上長滿尊中不空從軍而種秫塞下  
家居而棄產酒中拍浮引滿浩浩然若不知身世有  
窮達顯晦之事蓋得全於詩而杯酌足以自衛并非  
詩之所能窮此則予與造仲爲詩之同異有其同者  
造仲所以與予友而其異者則予與造仲俱爲詩而  
工拙不相及其取償亦差別惟造仲者詩固不得而  
俗之亦不得而窮之者也

○ 徐叔亨山居次韻詩序

曾異撰

有喜負言詩者好爲深鈞苛析以難致人之論其言  
口今試取昔人一語沒其主名吾覆而射之其爲漢  
也魏也六朝也唐初盛也中也晚也宋元也明也可  
應聲而摸索得也徐子聞而蹶然曰嘻然則自有唐  
而後上下近千年其間之爲詩者數百人以其詩行  
于世者千百卷遂竟無一字偶合可韻頌三唐間者  
乎此妄人妄言且而之謂宋與唐奚辨曰宋人率而  
唐人練宋人淺而唐人深也吾以是爲斷徐子曰如

以是爲斷則夫寬心須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杜少陵語也子以爲深乎練乎宋人之詩乎唐人之詩乎猶曰此非少陵佳句李白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諸什佳矣試雜之邵康節白玉蟾集中子以爲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卽如陶元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使出自宋儒口中子能不以爲此晦翁諸君子道學之詩乎吾讀高岑諸集其淺率平衍者甚多驅而納之王介甫諸公卷中宋人猶不受也其人無以應則

又曰溫厚和平者詩之教不可爲劉四之罵人徐子曰若者當以三百篇爲斷必也詩三百而盡咏緇衣歌鹿鳴則可子試讀乎碩鼠碩鼠不罵人乎鴟鴞鴟鴞不罵人乎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罵人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不罵人乎猶曰此托物罵之耳子不見夫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罵人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罵人也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罵人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罵人也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罵人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

也言之辱也罵人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罵人也燕  
婉之求遽條不鮮罵人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  
有情兮而無望兮罵人也猶曰此風人之致非大小  
雅正聲二雅中如惡惡之巷伯無論他如訛訛彼有  
屋簌簌方有穀罵人也爲鬼爲蜮有覲面目罵人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糜無拳無勇旣微且尫爾勇伊何  
爾居徒幾何罵人也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罵人也其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罵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罵人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罵

人也蠹賊蠹疾昏椽靡共罵人也人有土田女覆奪  
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罵人也乃若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呼其人而罵之矣家父作  
誦以究王訥自呼其人而罵人矣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臣罵君矣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罵夫矣君子信讒  
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罵父矣國步蔑谷周  
宗旣滅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罵國矣赫赫宗周褒姒  
戲之哲婦傾城爲鴟爲鳩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艷妻  
煽方處罵王后矣昊天不惠旻天疾威罵天矣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朋友相罵矣如  
蠻如髦兄弟九族相罵矣嗟乎士但無氣矜尤人攻  
訐忿戾或嚙矢白華小弁懟怨君親借古人萬萬不  
得已之鳴傷臣子忠孝本心耳生于衰末之世而章  
奏之褒彈無定考課之殿最失平甚而朝廷有忌諱  
之實錄郡縣皆情面之志書至于科場制策本以作  
天下敢諫直言之氣人士苟一語稍涉時事旁及權  
奸主文者救頭護官掩耳閉目甚於誹謗妖言之科  
於斯時也有士焉而事刺于目心語其口痛哭流涕

之莫聞撫膺洒血之無地噫嘻不寄之孤憤之詩歌  
而誰寄乎盛唐中如白眼看他世上人下士大笑如  
蒼蠅聲無關係而罵人者更不可勝舉杜少陵石壕  
吏諸篇尤極其怒罵者爲此言者無論未嘗讀三百  
篇并未嘗多見唐宋人之詩夫其學問不足以自信  
才氣又無以過人姑爲巧詆高勝之論以欺乎鄉里  
不學之小兒使之尋聲縮舌以爲夫夫之爲言如此  
此其中非無物者而不知其恟喝矜伎奇釣危僭實  
則聲詩中游譚之巫祝耳曾子謂徐子曰甚矣今之

人其不可與有言也。語爲詩者不必極其性情之所。至。意興之所之。但相率爲溫厚和平氣息。纔屬及半。而止之。唐音語應制之經義者。惡言人所不能言。而但比擬先民。模稜以爲正體。苟且以爲志。穀要以畧。似入股足以諧視肉之主司。塞吹毛之磨勘而已。至語爲人者。更無取於危行危言之士。顧相戒抱頭畏尾。次且囁嚅。袖手處。錚張口以噉庸庸之福。而曰此臨谷之恭人。薄氷上之君子也。嗟乎。以此爲詩。將無詩。以此爲文。將無文。繇此道也。以爲人。將無人。且夫世之務爲苛刻勝人之論者。極其効。至於使人拘而多畏。爲細謹庸常之人而止。若者。子惡其致人以難。而吾甚鄙其導人於易也。曾子蓋避徐子之言。詩而因以知徐子之爲人。與其文山居次韻者。徐子所爲詩。十之一百之一也。

張友有詩集序

曾異撰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曾子曰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



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卑至明興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吾代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明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閒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逶逶囁囁起趣蹙蹙靡騁鄭重其言甚于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

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閣二字橫其胷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絆則搖手相戒以爲叛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刻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明詩之所以超然

無累蓋前代之金注皆吾世之瓦注明而吾友張友有氏所爲掉臂游行揚眉吐氣於退之長吉之間者也友有少年名家子自垂髮爲文所投無不如意殆與窮愁著書者異昔人云詩以窮而工予謂詩工於窮非自然而能爲詩者也倖而窮耳使不幸而不窮不工矣且詩必以窮工則是邸鄜而下有風而二南無風也板蕩而下召旻而上有雅而魚麗文王無雅也吾故曰詩之窮而工焉者中士也古之愁時感事而慷慨悲歌者是也詩之不待窮而自工者上士也

殆友有氏其人乎若夫愈窮而愈不能工斯曾子弗人之詩所以爲下之下譬則灼艾者之痛不可忍無可如何而叫號呻吟以止其痛今以所向無不如意之友有而獨喜與我談詩得無與愁人言樂事無論其工拙之不相如而亦近於逆耳之歡曾子顧樂而序之者無乃舍其痛而搔友有氏之癢乎夫曾子痛而爲詩者也友有癢而爲詩者也子瞻云忍痛易忍癢難痛與癢有苦樂之殊而其中各有不可忍者吾二人政復相關此友有喜與予論詩而予亦喜論友

有之詩也崇禎十一年穀雨前

前後兩截不相粘合同固是一病又謂明詩盛于前

代持論倒置

黃先生之評極是所以示此者其字騷憤懣不可磨滅之筆

自是千古之污授事集不豈平正之作多豈是怪唯此等

議論擅場身詩尤佻俗如其所自言 謂明詩盛于前

代志是字騷事非其人本旨也

石田詩鈔序

錢謙益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為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真燦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閒擬長吉分剗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閒踣厲頓挫沈鬱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

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旣富方穀。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

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烟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維陽。

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閉而先生獨當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懂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閒蓋不勝其愾歎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明文授讀卷三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校讀

序八 時文

徐虞求時文序

黃尊素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髮、操槧、每覩濃粧艷抹之章、撮標擅勝、明知其逢年最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就之、夫唯鍾性靈、婉出之、如閒雲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思維不到

而欣然會心蓋余性拙絕迨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  
不得不出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  
門廣眉喜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  
諸趣備嘗頗與余似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盡  
湛想遊神自見性真求其就近可喜之途無有也於  
呼高髻廣眉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而必守我  
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  
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遷彼就此而  
已伐山則蒐山開荒非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不  
可得也天之生材有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  
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材今日用之明日復  
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丈之蠹朽  
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濃粧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  
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爲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  
良楛與伐材何啻千百世人卽不能辨以其爲宮室  
而已亦未嘗曠之而弗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  
以性情殉遇合此吾喟然而歎虞求之不可及耳

此一語活時文序括套此之謂大方

小草自序

黃道周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于天下古之君子本仁于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清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送折然後不遂於聲色嘲笑僮媮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

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褻高堅爲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臯比自命粉艷而耀先王之業卽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呶舉所熟習丘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爲權利貿易者逋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

在上但使妻子董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竈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媮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孫兒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于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察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媮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



稱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  
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時崇禎辛未夏  
五月也

黃石齋宦稿序

倪元璐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爲之舉業使膏粉之容化爲  
鼎氣自祖宗二百餘年未有能之者而石齋始爲之  
自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於是跂然摹裳以爲其道  
之亦可以富貴也顧其始天下以其學不能爲六經  
苟求六經卽求之石齋旣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  
爲石齋苟求石齋卽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難  
決猶秋蓬也俄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又不敢石齋  
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

小者肘見大者躅絕此固石齋所當閔痛爾韓子曰  
既爲我置之而不爲我祀之烏可故即使石齋自稱  
老婦厭離柘枝吾猶將力勸使必終善于此今石齋  
忽自意至爲文二十五篇未嘗示人而先示吾吾苟  
攫去襲之帳中世固不得知然吾不敢也夫即以石  
齋之文爲樽設之五父之衢度天下之能酌而享之  
者可用指數即使天下羣酌之五父而吾又自以爲  
未發其枕帳夫苟石齋之文五父之衢之衆盡享之  
而倪子卽無以爲其枕帳者卽石齋有文又豈肯以

示倪子乎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愜契會少所  
擊難雖然吾今卽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  
以治天下故矯矯而上自宋而唐至于漢秦猶未已  
而吾慮天下之間間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  
石齋儻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逐而下  
也夫漢人特不貴子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于子瞻  
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爲其漢以上而今人之  
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  
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

何也

吳澹人庶常別言敘

倪元璐

今之爲文者不稟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奉新  
貴資糧扉屨皆於是乎取之割席帽進賢冠爲之疆  
界有如鴻溝如是者文嘗爲客擔裝俟時風利帆舉  
翔然而別是其常也若澹人之于此則有不能澹人  
之爲文章法必稟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  
則既千年文人之性則亦千年而極澹人之身不過  
百年耳如是者文嘗爲主故使澹人焚筆硯則已不  
焚筆硯則自始學爲文數十年以來之文心棲其胸

指與俱寢興。雖以管寧割其傲席。溫嶠絕其忍裾。李陵蘇武連袂而哦五言。王維孟郊比喉而唱三疊。猶不能以饗之。較左激其遠遊也。是故澹人之曰別者。虛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今問澹人當處雞窗探策揣摩期于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作惡如刀割傷此二念者澹人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在今日可以別矣。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苟進賢着頭而繫之。維之道遙永夕則使其人氣不守身骨不扶肉皮離其面心棄其胸浸假入于非人是豈可不與長訣乎。澹人曰

生來墮地于此二者自不曾逢亦不必別雖然以种明逸之幽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寧爲澹人防不速客若夫澹人之爲人清至孤引吾之畏友也。鵠遊燕宇誠心媿之復何言哉。澹人初名天胤臨入試乃更名楨當闈中牘具覆發主者心冀知名如卜聽人懷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及澹人名揭衆寂然余色頗愧食已忽余年友方書田從西座隅離席論衆曰吳楨者華亭吳天胤也衆乃讚譟向主者舉手賀得人此大似高適等旗亭貰酒時固亦

當傳乎

周簡臣未焚草序

倪元璐

謚文以尊名曰澹庸人尤好爲此言其言是也顧宜  
獨天下之奇人學廣力多窮致才祭于是恍然悟而  
稱之耳庸人何由得知乎顏光祿援筆成詩謝永嘉  
淹思累日鮑明遠品之曰光祿鋪錦列繡雕績滿眼  
永嘉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夫雕績致費自然不勞而  
費乃更神不勞反鈍以此而觀才士游思卽得雕績  
思士竭才纔及自然顏力迫半謝馳過之譬諸造塗  
五十百里近遠速遲此易曉也且古之聖人皆教人

雕績不教人自然苟使聖人擇味取澹自然爲功茹  
毛飲血則已矣何更雕績爲之羹酒後世之庸才不  
敢議聖人之制羹酒爲雕績而曲譽其澹曰太玄卽  
不知聖人之好奇缺心鉢志於是乃使肉火相謀水  
穀互鍊力至醲美以媚羣饕而其時食飲驟新舌腹  
知變必且驚喜喧甘駭珍乃及後世歸澹於此是則  
聖人之所不料也其後世歸澹於此以爲可尊其先  
代卽必歸濃於此以爲宜賤矣是故邈此而前之茹  
飲一斲而有太羹玄酒卽復冲簡已非自然之功究

此而後之美酒一出而有三鸞五齊卽復旨多亦無  
雕績之咎雕績之與自然皆非庸人之所得明也聚  
天下之庸人與之讀六經之書度必皆蹙頰而苦殷  
盤側首而疑羲象其心甚咎其艱深而特不敢不加  
之最尊之稱曰其爲味也太羹玄酒也今不知聖人  
之制爲六經者是不經心探手得之乎抑亦有其鑽  
摩鈴鍵者乎卽以皮相僻辭恠事聲佶軋茁皆有也  
庸人何見而以爲是澹比諸太羹玄酒今世之無太  
羹玄酒也非不能也不爲也今世之無六經也非不

爲也不能也。二者之形則亦不可以相譬矣。即使六經之味之澹竟同太玄。自庸人言之吾則不信。夫澹者天下之奇人所明。學廣力多窮致才傑者之所求也。武侯天才而貴寧澹。神女瓌豔則曰澹。惜才絕已。殊自與澹會。侗愚雖無物勃屑。雖靜居顧其頑體。豈顏豈載澹之器而澹來會之乎。盛明之女萃奇七子。新安韶令近世說有澹之態。則不如瑯琊宏恣。近左國有澹之才。則不如歷下典凝。近西漢有澹之骨。則又不如北地高瀨。近先秦有澹之體。顧此數豪猶不如今之漳江黃子也。黃之女特奧清。近六經有澹之神性。然黃子言必稱金沙。以爲近世文章當歸周氏自簡。臣介生仲馭爲今古之言。埏埴天下垂二千年。天下皆倚其呵噓以爲氣候。今簡臣受命治吾始。寧號曰周父。其先所論著。酌酢幾十萬言。吾門人范子曰。謙見而悅之。奔告倪子曰。文不在茲乎。倪子讀之四十餘日。初見其態。旣徵其才。已又得其骨體。神性所在。自晉而上。以至六經。無不有者。此則其所爲。包諸子者矣。無可謚之。遂取庸人所謚六經者曰太

羹玄酒不可乎且夫倪子不信庸人天下豈信倪  
子然以吾范子之才幾及光祿立乎光祿以觀永嘉  
不至萬里其頌周父曰妙近自然于是知周父之文  
之奇矣嗟呼文章所最尊豈不在澹哉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  
羹酒于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太高而  
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羹爲不味之烹玄  
酒卽非醢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醢幾于澹水以此  
二者享之衆口苟其齟齬唱旨悅懌騰酣則亦遂可  
齟屠手於易牙貴汲人于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  
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宣必做則有取于帷燈  
侈制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鑿養鏗待



刺此係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聞至幽  
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層牆之  
中非漆襲石之裏無鉛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  
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  
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慚而駕高名以自壯旣已爲  
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狐升座而兕龍象之  
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  
欲使羹人窮羹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  
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白吾持

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劘吾  
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  
事猶可爲而言之未必禍也止祥氏之文棲于奧深  
躍爲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  
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  
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  
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  
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  
氏之爲文亦足知羹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

太玄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  
大奸而已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晚  
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李石守文稿序

文德翼

博士家治一先生之言終身守之不變有矯其說而  
命之者毗裂輔張胸沈氣塞若蔽讐然嗟乎道術之  
分雖欲一之而終不可得也有識之君子起於其中  
蓋亦旦夕而勤思之矣鼓譟以舞一人然十人復然  
以至百人千人莫不復然雖有采齊肆夏孰爲之視  
且聽哉庖羲氏文章之所自始也其爲卦也一畫而  
已一偶而爲二二連而爲三三各爲錯以極于八至  
矣盡矣重之而遂可以六十四六十四之于八視八

之于三三之于二二之於一勢如此其懸也後之治  
其學者如京焦之徒且可以一卦而六十四焉一卦  
而六十四則其變將不可勝窮也故易之爲教以數  
傳者神明奇變洞天曠地無所不能而以詰訓者卽  
終身守株而不可棄去然則非古先聖人之教有二  
也井田始于八卦兵始于井田文章始於兵法其道  
與天地永固而博士家小之以取世資爲已榮徒守  
其故事而已故事者天下之所至病也而移其患于  
文章世道之心腎始不可命于斯人而託業矣文章

之數爲八也生門死門在焉已雖蕩佚簡易之人不  
敢不以爲詭道敵雖驚忍刻忌之士不敢不以爲奇  
才博士家少而聞其說以爲天下無難事師之命我  
者不必如此矣不增而爲九不減而爲七可以橫行  
而直取之矣此其人卽終身處于敗道而亦無白虹  
赤蛇之魘偶一幸勝而且以其法制人如制馬之陰  
血周作也雖然罕譬而喻者非博士家則可余且以  
其質責之士之勸進是業者蹴踔樗蒲之戲與夫韋  
注介冑之容旣非所習而不得禁寬至於白塵青桐

談玄論道則亦以爲嬉於時病于業而遠之惟恐不  
速其于功也可稱勞矣終身之所卒業者天之星宿  
乎地之輿圖乎先代之世系乎夷種之族姓乎歷代  
之禮樂典章乎當今之刑名錢穀乎草木鳥獸之辨  
乎山林川谷之攷乎幽人之論著乎異教之傳演乎  
皆能如觀掌中之肉視俎上之脯乎吾以知其不能  
也故其爲文也影事則古今之所未有銓理斯幽明  
之所不然辟則誦阿房賦之蝨耳且不可比鑒識之  
老依况其他歟余好持此論者十數年而十年之前

實得賢書而讀之乃知吾鄉有李君石守再十年而  
始同成進士於京師嗟乎石守之於文也至矣須眉  
屐履皆生英雄之氣與之上下古今終日臥聽而不  
可厭無論載籍以降博極無斃卽小說家非族不經  
諧之輒報其於古今之變國家之故粲然具矣聞其  
文成數千棄筆充棟其他雜著稱是獨出古雪堂之  
百篇告人以牙知象以尾知虎然以之投入博士家  
之耳目中皆其逆視而踦聽者也此又何足致疑哉  
語曰少所見者多所怪于以同乎是者正之石守之

文章亦不增而九亦不減而七入其生門而不出其死門何也石守善于變而不變者入其變中而不知出其變外也孔子贊易而不擬易孔子之所以深于易楊子贊易而擬易楊子之所以不深於孔孔善變而楊不善變也善變者以易爲死生不善變者死生於一易中則易之爲博士家屬也久矣而况其流三變而爲文章者乎余于石守不能不爲之感云

### 觀文大社序

文德翼

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何哉學無純師故也學無純師則其法不可傳其心不可爲也心者所以成文之具而法則受之者也爲文而法不可傳心不可爲矣終身學爲浮巧取譽當世巋然登名卿鉅公之列而所爲文如春之縑華秋之隕葉雖欲以術留之而終不可得也蓋嘗勤思其故矣心者人之所自有而法者心之所自也舍心而他是圖學之未終日而輒棄去相棄無已時相學無已時其孰

能以典常作之師乎。以余所見，十年來始爲周末諸  
子之學，旣而棄之，曰：俊詭乃變而爲擬經補亡之學。  
旣而棄之，曰：割裂又變而爲唐宋諸人之學。旣而棄  
之，曰：散佚又變而爲西京建武之學。旣而棄之，曰：莽  
蕪今且聞變而爲晉宋齊梁陳之學矣。安知不旣而  
棄之，曰：排麗也。未十年而凡變者五焉。則後乎此者，  
其變將安極與？世言其變，余猶執其常。其變者法外  
之浮巧也。其不變者法與心也。而不見夫織者乎？方  
儻之登簇也，軋軋於山而素絲繅焉。織者引而置之

機焉。一縮之一衡之。縮者錯衡，衡者綜縮。錯者經綜  
綜者緯錯。然後其文成焉。織之能浮巧者，市不勝閔。  
無嘗所也。然卒不能不一縮之一衡之，以有功于素  
絲也。豈非以法之所不在乎，而况無素絲而能書空  
以爲純者乎？夫素絲者文心也。一縮之一衡之者文  
法也。閔市之浮巧者文之五變者也。余故曰：能垂一  
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學無純師故也。然師之道，  
式微已久。匡衡王通韓愈之徒，能言之而終不能行。  
况處十年五變之世，而敢妄言師哉？余李於越之禾

素有人文書院諸君子之所林也。進入膠庠之爲君子者而觀焉。取其無忤於法與心者載觀焉。可謂文之成也已矣。雖然人文之爲義也。於何取之。取之賁也。賁飾也。無色也。剛柔交錯也。飾而無色。素絲之謂矣。剛柔交錯。一縮之一衡之之謂矣。心與法備焉。乃其繇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然則折獄之更難於觀文矣。諸君子之文也。有能教余以折獄者。余將以爲師。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餼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旣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憾也。乃取而壽之梓。而

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十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之所係而予又以懶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于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

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揆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裸爲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無不寒洎僵裂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筆自如諸生什伯爲羣擁立塵坌中法旣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



蒸薰腥雜汗滌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  
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  
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旣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  
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  
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  
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噤喘詢旁舍生  
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  
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  
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

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  
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  
規制狹迫不得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坐稍重卽  
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  
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爲  
跛踣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  
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剗頑石滑不受墨雖一  
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  
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

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

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

暘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莠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

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厥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

而予以一日之莠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旣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

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  
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擯也、旣以陰誌其姓名、而  
且使駒兒讀而鑿鑿而爲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  
也、

此等事何足刺、言之

○ 孫碩膚制菽小序

羅萬藻

下第歸、遇勾餘孫碩膚於廣陵、兼旬之聚、落魄相偶、  
無言不同、然碩膚年方壯、修幹雄姿、不減其傲邁、未  
知予嗜寂之別、有存也、予且離廣陵、念碩膚初相見、  
卽以文序相屬、久無以報、數十年業習、在是一旦、不  
能自強、其筆墨、此其情寧堪盡語碩膚乎、今天下文  
字亦無可更措一語耳、碩膚負博古之業、體兼人之  
氣、而筆高情特、字字有氣象、其必爲用世之人、何疑、  
顧以此相碩膚、此法宜蚤效於今日、而其事已大謬

不然矣。則頽膚他日必爲用世之人。亦未必斷斷以頽膚之文。古人文。字之靈。遇人以必可知。今人文。字而倘有靈也。將遇人於昏昏默默。不得自知之境。爲有幸耳。嗟乎。今天下文字。寧可更措一語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予與頽膚。所謂無言不同也。斯可知。不可知之外者也。

頽膚名嘉績。崇禎丁丑進士。官詹事。魯王時至大學士。卒。諡忠貞。

先夫子曰。羅萬藻。字文止。豫章人。知縣。文未成家。而有精深之作。

### 抗談齋制藝自序

李世熊

予可發口談乎。予故單寒不聊之人也。少慕范蔡馬周張齊賢之事。謂若雖負奇身。當人主胡驟也。今萬國一王。無齊秦峙敵之勢。惘疑恐喝術。無所施。圭革之子。伏謁小吏。僞聲謾訐。垂首塞嘿矣。雖有雄駿弘辨之材。闡者訶不令。通逵巡辟。睨縮不忍前也。何言面折。卿相引裾。天子事平。古者兩國相師。行人將命。一言折服。偃戈而休。士之負罹殊辟者。刺心研文。棲槍奇麗。得脫死爲上客。雖暴抗如秦政者。猶忻艷韓

非孤憤之書改顏李斯逐客之疏漢唐以來斯風未  
邈天子採文孤臣投策其相見恨晚者非皆百代殊  
絕也卽今文人之雄者耳乃至優伶賤伎賡唱名篇  
私定甲乙若昌齡渙之混跡旗亭之事楊柳大江低  
昂蘇柳之評彼皆賤隸深解詩文如此嗟夫一言之  
美方幅之書足偃兵而救死尊極天子賤逮優伶權  
歎鼓歌使窮愁廓落之夫震發自雄不梁而克不醜  
而醉何古人好文之篤而投心之易乎俯仰今昔我  
益痛恨三人也一日范蠡一日中行說一日李德裕

蠡之絕吳使也曰予雖甌然人哉予猶禽獸也中行  
說之折漢使也曰漢使無多談所給不備善則馳騎  
蹂而稼耳竊怪於越去中國雖遠亦神明之胄且在  
江淮間語言情好通愜非難中行說去漢入胡曾幾  
何日乃蠻聲駛然毛角在面雖碎蘇張之舌斷班馬  
之腕彼有餘戾矣復可奇文靡論刺憾其衷乎猶曰  
李德裕名相也惡白居易之人而心嗜其  
文白每奏記輒束不觀曰吾閱其文必回吾心夫文  
至能易人心而終不可回其目悲夫悲夫使予遇斯

三人者卽卷舌而退猶懼辱不護鬪也將奚談哉將  
奚談哉所不忍不談者二事陽奇陰偶世事所通曉  
也今制義必屬偶偶極于八皆陰也八之外加虛比  
爲十又陰也陰者兵事制以文臣治兵制必以兵事  
治文推通其意比八爲正虛二爲奇此陣勢矣予將  
重氣尚謀使呂尚命旨孫吳設辭風雲鳥蛇環應迭  
出可乎推通其意名十爲八寓八於十此河圖虛五  
與十之義矣予將測象周變使康節希夷京房翼奉  
先机決策先人謀鬼可乎今予操卷而干當事刺曰

某以兵法見某以數術見及所陳乃當世制舉之文  
不笑妄人卽逐妖人矣更張其說曰卽行吾言者國  
必富兵必強邊寇必立掃真材必立得聞者不掩耳  
走卽怒目叱矣揣此其意以今人爲今文亦聊且爲  
之耳烏用恢大虛喝之乎審令如是世士何又爲崇  
扶理學正文禮端士心紛紛等論也嗟乎予何敢談  
哉誠不知理學姑舉王瞿精雅之篇錢唐博大之作  
誰爲皇極經世者乎誰爲通書正蒙者乎誰爲西銘  
太極圖者乎此旣謬矣同聲阿服猶曰正宗非陳亮

所訛繫籍聖賢者歟且以今文正今士此說吾弗與聞也若以宋學正宋士卽慮程朱弗能昔者宋之儒臣負奇磊落起于理學大明之後者其汪立信文天祥乎其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乎數公非私淑程朱千秋自立亦世士所通曉也若夫精通易傳服勤小學集注爲朱程耑家之學者則有人矣曰姚樞許衡竇默之三子者曰道綱常身仕外國今以其學崇程朱得恕之罪文以仕道行權之名道如是

無道可矣權如是無權可矣嗟乎予何忍談哉所不

忍不談者又一事汪立信之說賈似道也莫奇於百

里設屯十屯建府令沿江有率然之勢文文山之建

策也莫奇於畧倣籓鎮益地建闡分鎮爲四令敵備

多而力分兩策不行宋事遂去以予推通其意則亦

八比中四正三奇之法而已今之策邊寇者亦有益

地分鎮爲四正四餘增兵定額之設推通其意亦予

布置八比之法而已夫世士所言文予弗與聞予所

言文世士不得聞嗟夫予故單寒不聊之人也生非

范蔡之時未有馬周張齊賢之遇卽惴惴范蠡中行



者之捫予舌也聊且談之予豈不見於天下者乎崇

禎丁丑臘月序

奇翔之談大足駭人平情而思實屬正論

此條與海陸儀賦其得佳類中習院其是也拓寫博之句

六世中四五二命之書而已今之談也欲其有益

多而代衣兩京不計宋中教士以行游其意頗亦

策也莫有外其地籍餘益賦賦賦公應為四令始

聖謂中十亦據部令部官皆字然之楚文文山之

與下意與一書官亦計文皆實少首也莫有欲百

談長益制義序

李世熊

今制科之文非古也世士惑於非古之名謂當貶損

諧夷適時而止此其意甚猥鄙而不可為訓夫天子

懸制以招卓茂之材縫掖日夜腐心而邁生平之遇

至隆異之業也上不能陳王道興缺之繇次不能極

物象推移之變何以酬隆遇垂來茲乎而世士之論

曰今文必無浸淫於經史子集必無影涉三代以後

之事必無肆才而盡意渾淪希渺若滅若沒於事理

之交即已足矣夫以國家求士之勞需士之急徒信

於士一日之文而士所爲文方務鏗才匿意摸稜中  
庸寡陋之胸緝綴盈幅斤斤奉律唯謹使其誦文闡  
義務可通曉則苟說卑情至不可白於僮僕而瑣詞  
累牘上獻君父而無慚以若所爲匪獨不文於言抑  
且不忠于君也若乃奇詭高張動云忤俗必束縮籍  
絡婢僕其聲自謂投世有餘是以公卿大夫率無淹  
雅而鄙賤功令爲庸劣之藪淵又與於不忠其君之  
甚矣必不得已文以美名曰此孔孟之宗教非諸家  
之臆編也聖賢之吻噩噩爾慙慙爾搜垢剔 旣近

於刑名搗幽鑿險又濫于巫鬼然吾觀文言易繫旣  
演達於象爻孟文流暢亦詳盡於魯語原夫詮釋事  
理昭示性情必曲譬而旁通烏有心口格格汶沓隔  
塞而止乎且夫擬孔孟於操觚之子非人敢任也而  
排章比句則人人任孔孟勿疑量材以較卽賈誼楊  
雄司馬遷鮮不意沮而愧遜者胡世士輕於任孔孟  
而重於讓賈誼楊雄司馬遷乎今世士非宋儒之書  
不信非宋儒已定之案勿遵則不知秦漢而下後周  
以上千百年人物事業悉當闇昧沉淪與否耳夫關

閩濂洛共謂得孔孟之傳者也。讀其明經教學之書，紛綸往復不一而足，亦既殫生平之才，鏤渺忽之慮，未聞簡畧缺殘，托諸慤噩爾爾也。今談理詳盡，不能加於關閩濂洛爲文古雅，不能少及賈誼楊雄司馬遷而尋聲步響，斂才降氣，則務登躋於孔孟，嗚呼！其亦誣罔而失實矣。古之善爲文者，莫如韓愈與蘇洵，韓愈學二十餘年而後取心注手，浩沛而來，蘇洵學十年而後胸中之言益多，夫無十年二十年之學，而又卑陷乎制科之文體，則其拘隘壅淺，苟能及格，托爲藏鋒斂鍔，固宜也。以今觀談子長益之爲文，理既掇宋儒之精而色光，亦掩映秦漢唐之際，使世士讀之，不能繩以刑名巫鬼之律，又不能蒙以寡陋緝綴之訛，詳其矜慎周至，劑合今古，亦既竭才盡意，敬重於制科取士之意矣。嗚呼！以長益之才，而兢兢持滿於尺幅之內，十年蘊蓄，尚不得邁一日之逢，斯豈今文之罪也哉！予猶謹謹然陳古非今，欲士之竭才以應制者何也。

... 卷之三 八 ... 三  
... 志同 ... 夫 ... 公 ... 其 ... 以 ... 不 ... 子 ... 也 ... 予 ... 年 ... 决 ... 不 ... 菴 ... 簪 ... 髭 ... 列 ...

會弗人行稿序

李世熊

予與會子弗人同文事也自天啓丁卯始當是時會子年未強仕方壯也予又少會子十歲有奇負氣剛决意天下事一二著可了小利鈍不介介于懷歲序不淹才有二年迄崇禎己卯而會子始受知於方菴菴先生于是會子亦已老矣榜揭之日中式生例當簪花被綵導騎從抵寓舍而休會生自念髮種種霜髭皓然顧從諸雋揚揚馬上將令李生笑人遽肩輿列隊而過諸市兒則噪逐而觀之曰是何老翁乃罷

不能騎姑輿而施施其父老稍知者相戒諱見曰若無噪老翁老翁絕高材卽當世所稱曾弗人者也乃今僅登賢書惜哉老矣嗟乎曾生年未及艾曾生未老徒以多病積思窮蹙困罷自令衰白至此曩令丁卯戊辰間得遇方先生如許人諸市兒卽何得譁笑之乎遇合淹速有時獨奈何凋挫英銳若此也夫人士怨望不遇者不曰目迷五色卽云福命攸阻吾聞禹禪堯說壁書篆猶將釋而傳諸章句俗學緝綴助詞鄙論習談市圍曉了有司卽謬替伺至不通市

圍語乎此失路生妄言無謂若云關于福命卽不知主是福命者正直聰明者乎抑否也已生是人多識理義通貫經籍足爲國材乃更作緣于妄庸鄙穢者則福命乃亦頑嚚之嚆矢逐臭之先驅乎哉方曾子窮蹙時歎惋曾子者則曰若爲奇言濶論撼刺當途法不宜受知主者惟予亦曰某爲奇言濶論若性有之非人所能爲是固命也此一人之身昔以此失今以此得何知乎福命何與于有司吾于曾子廢然于得喪矣曾子猶爲書慰余曰與若左右手也今屈右

而伸左不猶愈兩手俱繫乎嗟乎曾子失言有非屈也但未伸耳獨恨逝年不返英銳將挫若羣兒噪觀之事者足為人士愴歎耳勗哉曾子尋常一第知勿實懷遂如司馬不簪花逡巡退避者知長安市兒當復譁笑如今也若其行世之文向詳論之不復有云

書十八房後

顧大韶

甲乙兩生共習舉子業甲甚謙乙甚傲每進士榜出甲必求所謂十八房者丹鉛而諷誦之乙過而咤曰子之敬十八房也何居謂其為考官之所錄乎甲曰然乙曰子知考官為何如人哉方其登第時不名必能文章也多記誦帖括而希倖焉一第而弁髦之矣高者趨權勢下者殉貨色最下者飲酒食肉而已彼且不知紙之為白而墨之為黑筆之為竹而硯之為石又烏文章之能辨其為考官也徒利其名美而實

厚多方營巧而得之。非以才望舉也。求其以似爲真。以偏爲正。確然自信其愚者。且什不一二矣。自此以還。率皆冥然罔覺者也。子又何敬焉。甲曰。唯唯。子知人事而不知天道也。夫人之不能奪天也久矣。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夫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問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若子之言。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乙聞之。舌吐汗浹。而不能對。良久。乃曰。吾過矣。吾過矣。請從子之後。而敬十八房。

此大嬉笑矣。然雋味。可喜。較所作尋腫。使若說猶不入。

徐廷葵燕中草序

李流芳

余與廷葵稱同籍者十年。虞山膠水相去二百里。會晤頗疎。丙辰之役。同寓顯靈道院。比鄰往還。無間朝夕。始習廷葵之人與其文。廷葵外渾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厚。亦如其爲人。冬寒夜長。時與廷葵擁鑪篝火。相對論文。旁及身世之事。刺刺不休。或至申旦。所居宮中有兩傑閣。每雪後朝曦。輒攜酒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廷葵。不覺身之在遠。而廷葵亦謂



比來幽憂之疾得余始爲豁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  
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放廷葵先出都余棲遲邸中  
舊歡都盡每出見新貴人雜沓長安道中輒自念生  
平好尚迂濶於公車之業不肯細思入夢青山便當  
終以休廷葵廿年苦心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

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復可論乎方今世  
眼孔如豆附羶逐臭賢者不免友人方孟旋嘗與  
余相顧感憤今年孟旋旣得雋且盡收氣類中下第  
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張賓士每下第

後輒定爲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安紙爲  
增價兩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欲以  
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迴環再過但覺往時寒  
風密雪擁爐高飲光景颯沓紙上是不可無序遂  
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先夫子書檀園集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長蘅無他  
大文其題画册蕭洒數言便使讀之者如身出其  
間真是文中有畫也

曾豐兩  
效碑文爲示

董筆公文稿序

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二藏稿贊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人于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鑒之也則亦言其爲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厭塵雜常獨居僧寮購弗地葺爲精廬竹窗蕉几舊深窈窕偃息其中刪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

詩酒自娛，散髮箕踞，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卽深自引匿，惟恐若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噉靈心，所爲文如其人，天機最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帙懸布，讀其題敘，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鞅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窗稿，刊布闐闐，竄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唱，左氏公穀，

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楊，以至唐宋大家，非曰逼真，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繇今之世，盡槩代操觚之家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于制舉義之理，蓋卽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矣。尚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董公仁當西漢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

士不以清修爲業、合黨連群、褒譏賞戮、附已則嘆不  
容口、不附則爲作瑕釁、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  
簡而有法、以爲六經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  
曰、通知古今、此語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  
所附而讐、所不附者、其滿口讚歎、使許終身所作曰  
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  
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募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  
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  
故余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  
知狂惑失性之時、尚有孤心高寄、如其人、而余之毀  
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附、以爲觀聽者欺  
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嘆、然則人與文  
必如筆公、然後刊布稿艸、贊投當世、乃無不可也、甲  
戌立春後三日、書于環堵之齋閣、

思舊錄陸符字文虎爲人慷慨能面折人之是非  
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  
子何不友之、于是遂爲同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  
始于眉生成于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卽未必

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北都同讀  
書千萬駙馬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  
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載馮躋仲馮沛祖及文  
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  
還坐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  
之生平唯此一事耳乙酉十月十日從越城返而  
過我嘆息事已莫可爲明年十月十日奴子自小  
溪來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斂也  
痛哉其聞計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哉而余之選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於南屏出手業見示  
頽然未易才也落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  
余名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聞諸曾子曰且就業  
夕而自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歎  
曰此士職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  
職其修此耳式如以爲今天下尚有知日夕焉者哉  
不知有日夕寧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役于問  
學德行若官守者之各效一職以是爲守業也吾見

連帷接席然膏繼晷者有矣飽參時物以弋獲世資  
目方眩于訓詁之駕說心重搖于紙冊之鈴言一旦  
通仕籍號王臣胸臆間時物酋老朽頓于無可復理  
之地其所據爲業者非天下之故性命之理也織趨  
黨譽調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田舍鞠躬負墻以交  
貴勢軒眉吐氣以傲同人且晝昏于醉飽漏夜困于  
姬變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起不知旦何就  
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乎亦日殆也已顧欲與  
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是掖群矇而號日月

之升恒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而講貫  
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役于省其身而不敢卽安  
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愒此日夕耳從是爲卿大夫  
其考職謀政序績庇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裕  
便閑習利雖極鞅掌不以惰動厭亂相揉挫天下始  
皆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  
農商百工輯教乎州閭族黨帥師惟時理道淳備而  
福祚隆阜豈非大業之所就歟而要皆無當于今之  
時物也守不時物之業吾幾幾爲式如慮之矣式如

質性淳敏。經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  
卜之書。人所處置。不復觀道者。式如不特劉覽。率能  
條理始末。考究研討。蓋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  
方。大略兼備。且好修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  
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用夕貿遷。化居而去。吾知其  
視陰惜晷。計過卽安。懷古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  
將。干不自已者。非今人所能企而就也。卽其搖筆落  
紙。雖一時命世之業。備古人立誠之修。以是名編。可  
謂能尊幸所聞。以克舉厥職。式如之成就。又豈飽參  
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輩焉者哉。今上旁求經明行修  
之士。相與解蹇拯渙。而學士家率以虛聲浮氣。矜許  
相應。意主于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至有意氣激  
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虧。文德鮮懿。率爲側目者。肝  
雖之得。爲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讐因之。以恣訛  
笑。此亦未嘗聞。曾子日夕就省之訓。而以身殉物者  
耳。昔孔學之傳。顏以默識。曾以唯聞。盛德大業。未墜  
一支。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  
修而得一拭目也哉。

明文受續 卷三十八 序

一丈其不御漢文之...

...

...

...

...

...

...

...

二江山中草敘

陸符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隩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

築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慨

慕之因怪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

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

心而言抱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糝糠猶足陶

鑄者也况以之叅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

人人藁草家家劊劊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許訟學士

撫揣應制之資至挾爲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睚眦连

味芹堂



之輒裂。橫胸機。穿蹈之立陷。請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濶論。以撼當路。矜躁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顧及之林。始以標目清剛。繼且逋逃險慝。清議篡乎官方。士論軒于王憲。已啟群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已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交訐國家。宵旰多

事。盱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于文事。鬪氣日長于同人。已事之鑒。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寤寐。逍遙六藝。吐噉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虛誕。而載記爲妄作也。其然也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民庶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倡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

之輒裂。橫胸機，穿蹈之立陷。請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濶論，以撼當路。矜躁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顧及之林。始以標目清剛，繼且逋逃險慝。清議篡乎官方，士論軒于王憲。已啟群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已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交訐國家，宵旰多

事，盱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于文事，鬪氣日長于同人。已事之鑒，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寤寐，逍遙六藝，吐噉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虛誕，而載記爲妄作也。其然也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民庶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倡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

思退而考其心，亦可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真，則山中之人始足重于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簞笠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駟儉，覲而優佞，陰鷲忍詢，而婢妾圍隸，甚而距踊，冠幘，齟齬，劫人以潛肆，其爲莽爲篡，其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于世復何倚庇。識者竊鑒前事，惟恐其始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哉。嗟夫，國家而果肝貽安攘，思以風厲庠序，則儆民庶正心術而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爲二江山中草序。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八終



大正十一年

四

章  
印  
安  
對  
思



